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

李劫人

第八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

李劫人

主编 王富仁 柳凤九

第八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李劫人

《大波》（第三部）	（ 1 ）
《大波》（第四部）	（457）

《大波》（第三部）

第一章 意 外

—

为了婚姻问题，黄太太对楚用鼓了两天的心劲，害得这位精明练达的龙二姑奶奶兰君，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心上的创痛。

楚用遵从表婶吩咐，按着这个时候回来。果然黄澜生尚在制台衙门没有公退（制台衙门里乱糟糟的，他们当幕僚的人早已无公可办。有些人员辞了职不来，有些人员不辞职也不来，纵然来，不是两日一头，便是三日一次。独有他，不管天晴下雨，还是按照习惯，每天都要到办公地方，百无聊赖地坐上半天。他太太劝他莫去，他说：“横顺在家也是闲坐，不如进去，或许探得一点消息，早作搬家

的准备。”)，振邦尚在私塾没有放学，婉姑跟着何嫂、菊花在倒座厅外阶沿上学做针线活路。一所大庭院，秋光朗朗，花木萧疏，静极了，只时不时听得见石砌隙间几声蟋蟀叫。

楚用还很孱弱，走了几条街，就喊累了。顺躺在他的床上，连套在夹袍上的蓝洋布面衫都来不及脱。才修过面，梳过发辮，看起来，瘦虽瘦，还光彩。此刻面向床外，一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坐在对面一张笔杆椅上的黄太太，几乎一秒钟都未能移开。他的眼睛是铁，黄太太就是磁石！

笔杆椅与床有相当距离，黄太太若无其事地端坐在椅上。

前面通小客厅的夹门帘高高挂在铜钩上，后面临走道的格子窗用一根细竹竿向外大大撑开。这样，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从带有栏杆的短廊上走来，从小客厅窗外走来，或是远远地打从后院、打从正房的山花档头走来，都可一眼望见这间小客房里有人没人，或者人在做什么。当然喽，从客房里，特别从黄太太坐的地方，更无须等到脚步声响，已可将来的人、去的人分辨得一清二楚。

黄太太在这样清爽的气氛中，在这样寂静的时刻内，在这样像警察局的哨楼境地上，她舒了一口气，不再担心有什么人蓦地闯将进来。她的名誉，她的威望，十足保了险！但她还是非常谨慎，不肯丝毫放松。每当楚用一蓄势打算翻身起来，她立即用那随时在变样的眼神把他制住。并且严肃地低声吩咐，硬像吩咐她亲生儿子似的说：“不许

动！”

她脸上挂着笑。但是从她那肌肉紧张的嘴角偶尔掣动一下的样子，从她那弯幽幽的细眉偶尔紧蹙一处的样子，从她那两片翡翠耳坠摇摇不停的样子，更从她那确似十根春葱的手指在鬓边、在肩头、在身上不住摸来摸去的样子看来，她的笑是装出来的。她心里不惟不想笑，反而比猫儿抓的还难过。

她慢慢地、差不多是一字一顿地、瞅着躺在床上的这个又憨又痴的大娃娃说道：“别再同我装疯使佯啦，跟我说句真心实意话！……你到底咋个打算的，对你家里来的那封信？”

“还提它做啥？昨天我不是对天赌过咒了？你不信，我再赌一个血淋淋的伤心咒跟你看！……”他左肘撑着卧单，右手一摔，真个有一跃而起之势。

又是一声“不许动！”那么斩钉切铁，比前几次严厉多了，已不是妈妈在吩咐儿子，简直是女主人在吩咐奴仆。

“没出息的人才动辄赌咒，也只有没出息的人才爱听人家赌咒。”

楚用摇摇头，叹了口气。依然躺在枕头上，咕哝道：“那吗，我只好把心挖出来给人家看了！”

“怪话，把心挖出来！”还用她那上唇略厚、但动弹起来很逗人爱的嘴唇，使劲朝下一瘪说：“就挖出来，也只是血骨淋当的一块死肉，有啥看头！”

“叫我咋个表白呢？”

“我只要你吐一句真心实意的话。”

“唉！闹了两天，还是这一句。……好嘛，听我说，我亲亲热热的表婶娘，我这个人虽是父母所生，可是同你相处之后，从顶至踵，连皮带骨，……说扎实点，连身上十万八千根毫毛，无一样不交跟你了，无一样不归你所有了。我和你，我亲亲热热的表婶娘，不拘怎样，漫道这一辈子我们两个分离不开，就是来生来世，也永在一处，同甘共苦，休想分离得开。……”

不等说完，她已抿嘴笑道：“少说几句！这些麻筋麻肉的话，你表婶娘的耳朵早听谗^①了！”她又正颜厉色说道：“再问你一句，你这一辈子当真不讨老婆了么？”

楚用不开腔，只认真地连点了几个头。

“安心打一辈子单身汉么？”

“有了你，我咋会是单身汉？”

“又是怪话。我是别人的正经老婆，并不是你的正经老婆。”她忽然眉头一斗，眯眼笑了起来道：“说句不要脸的话，就算老婆，也是上不得台盘的野老婆呀！”

“有啥分别哩，只求能够一辈子不和你分开。”

“唉！好儿子，有分别的。第一，我们只能够偷偷摸摸，不能够正大光明的亲热，你想到不曾？”

“我觉得，就这样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不希望正大光明。”

“还有。我不能为你楚家生男育女，传宗接代。”

“嘿嘿，生男育女，传宗接代！我根本就没有这种腐败

① 谗音御，损坏的意思。

想头！”

“还有……”她本想提出他们年龄相差几乎八岁多，几年之后，她老了、丑了，他还能像现在一样爱她，还能守住她不想到别人，那时他正年富力强、雄心勃勃时候？这是她最为痛心，最不愿想及的事情。并且顾虑到说出来，当真使他动了念，因风倒帆地离开了她，岂不是她自扳石头自砸脚？这怎么使得呢？想了想，遂转过话头说道：“就算你真心诚意要同我相处下去，不讨老婆。可是你咋个打发你家里那封信呢？”

楚用从枕头上坐起来，理直气壮地道：“那还不容易！回封信去，就说，现在不是时候，我还年轻。……”

“就不对。你已经快满二十二岁了。依得你们外州县的规矩，十八岁讨老婆，已经迟了，二十二岁还说年轻，瓜娃子都晓得你在说假话。”

“现在是维新时代，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先前那些规矩已经卡不住人了。”楚用摇摆着上身，又增加了两种理由：一是现在世道这样乱法，天天都在打仗，天天都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大家愁都愁不完，怎还讲到室家之好？即令不顾旁人议论，但是想起来心里到底难安！——这尚是把娶亲一事暂时推缓的说法，不见得很好。另一种理由是，他将来是要在社会上做事的，虽然做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做事，现在还不能肯定，可是他敢赌咒（又赌咒，真是没出息的人啊！）：绝对不回新津老守家园！那吗，赶在这时节娶一头亲事在家里，有何好处？接着还牛头不对马嘴地抛了两句文：“男儿志在四方，妻子适足为累耳！”

“这样冠冕堂皇的话，总对付得了罢？”

“只怕你的娘老子就听不来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的娘，我没见过，不好议论她。你的老子，我看见过，并不是啥子老实家伙，比你精灵得多。听了这些话，包管一猜就着，是一些借口话。……嗯！我想来，他还会猜到，这娃娃不知在成都省搞些啥名堂，多半看上了啥子女人，所以才不愿意同你们那般乡坝里的黄毛姑娘成亲。”

楚用安安稳稳地坐在床边上，一面向身旁条桌上拿纸烟，一面微笑说：“等他猜去好罗！我爹还不是什么老顽固。……总之，我不回去，看他们把我怎样搞法。……牛不吃水强按头？……不行！不行！”

二

对于楚用的话，黄太太不由不信。她心里是这样估量的：楚用仍然是一个没有世故的大娃娃。若是在她面前耍手段，难免没有一点破绽不落在她眼里，断不会自始至终他的态度都能这么坦率自然。其次，楚用又是一个初尝爱情滋味的雏儿。凭她的经验，她领会得到，这小伙儿正热得昏天黑地时候，只要她肯说：“我想尝尝你的肝子是啥味道！”他真可以闷声不响，立刻去找刀子。为了爱情，连命都舍得年轻人，怎还会忍心来欺骗她？回头把楚用昨天接信时候的举动再一思量，即使黄太太要故意不肯相信，也不可能。

信是他父亲写来的。叫他不要迟疑，即向学堂请假十

天，回家给姐姐送嫁，同时也给他行冠礼^①。喜事办完，再转学堂毕业，决不妨碍他的功名大事。

信上告诉他，他妈已为他定好了一头亲事，是彭山县青龙场姚保正的一个房份中侄女。姚楚两家原是瓜葛亲，理起来，行辈相当，姑娘今年十九岁，算是他的表妹。

因为前些时，同志军纠合青龙场的民团，与进攻的陆军在场外打了几仗。死过一些人。大家害怕陆军要剿场。这姑娘跟着婆婆特特逃到新津县她姨妈家来躲避。说新津地方大，又有侯保斋打招呼，可以保险。住的地方就在楚家隔邻，姚姑娘时常到楚家来耍，和楚用的母亲、姐姐、妹妹全说得拢。楚太婆喜欢这个大姑娘。大姑娘身体长得结实敦笃，性情又和顺，特别投合楚太婆心眼的，是手脚麻利，气力不小，粗细活路都来得。

楚太婆想到大女儿不久就要出阁（喜期是半年前选定，由男家报过期，只有天垮下来，才能改期可能），家屋事一大堆，骤然去掉一个得力帮手，多么令人焦愁。偏自己心口痛的老毛病又越发越勤，一发起来，只能睡在床上呻唤，不但不能处理家屋事，还要占一个人来服侍她。楚用的妹妹哩，还小，才十六岁，接不上手。一个么儿更小，正要人照料。恰巧姚姑娘自己投了来，真是天作之合！

尚在新津战争紧张时候，全城人心也正惶惶不安，楚

^① 在前，四川许多地方，给儿子娶妻时，称为“为子加冠”。好像在这天才能戴大帽似的。然而又非古人的冠礼。古人冠礼，在男子生当二十岁时候，不管结婚与否。结婚是另有婚礼的。

太婆已向楚大爷提说，要把姚家这个大姑娘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给自己分分劳。楚大爷莫名其妙地问她怎么样留法？她老老实实说，只有讨过来给老大做媳妇。

楚大爷生气地吼道：“亏你想得宽！”

及至侯保斋、周鸿勋退走，新津局势暂时平靖，朱统制进城，同志会无形消灭，但是四川事情越来越糟。楚大爷半漏脸半埋头在三费局与家庭之间，不晓得大局面与小局面将要变到什么田地，牵连不牵连到自己？一天到晚都像睡在火炕上，心里正自茅焦火辣不好过。楚太婆又好几次噜苏到讨媳妇的事情，因为大女儿的婚期越来越近了。

楚大爷不耐烦听下去，总是吼她道：“你慌啥？儿子都没有慌！”

起初，楚太婆是默尔而歇；到后来，看见不坚持不行，因才愤慨起来，抱怨道：“要等儿子慌了才讨媳妇。这道理，我就没听说过！我说，若不趁时候讨个得力媳妇来帮我，二天大女儿出嫁后，这一大堆家屋里事，我一个老娘子咋累得下来！哪个不晓得我这一身病都是累起来的？我的菩萨呀！只你一个人不晓得！……你总默道我还年轻，支撑得住。真是哟，比方牛马咧，替你苦了这们多年，……累到这步田地，你也该发点慈悲，等它歇歇气嘛！……我，莫非连牛马都不如了！……”

她说得不但咽咽哽哽，还把妇女们看家本事使了出来：拉起补了许多疤的蓝布围裙的角，揩那夺眶而出的老泪。

这样一来，楚大爷果然缓和了。不过仍然游移不决地说：“就要讨媳妇，也该先跟老大讲清楚，看他肯不肯。”

“没听说过！父母给儿子讨媳妇，还要问儿子肯不肯。难道父母就作不得主？”

“没听说过？前街方九爷家，不是媳妇接过门，儿子不拜堂，拚死拚活要退亲，打了半年官司，还没有了结？”

“方家事情不能拿来打比。哪个不晓得新娘子又麻，又怪，又是一对萝卜花眼睛？方家儿子那们俊个子弟，咋会愿意嘛？姚家这个哩，你看见过，胖敦敦的，白生生的，我都看得上眼，老大一定不会嫌弃。老大的脾气我清楚！”

“你莫太任性了！若是将来老大打起麻烦来，我承担？你承担？”

楚太婆几乎拍着胸膛说：“我承担！”

但是楚大爷一直摇头沉吟，不做决定。

隔了几天，楚太婆又半软、半硬、半威胁、半哀求哭诉了一场。大女儿也打了两次边帮鼓。楚大爷方叹了口气道：“我想，这样也可以：把那姚家女儿认做干女，留在你身边，不是也好给你分劳么？”

“不好！”楚太婆睁起哭红了的眼睛道：“自己的亲生女养成了人，还要送跟人家去使用，干女儿又咋能留得一辈子？煞果依然替别人家白劳神，还要陪一副嫁妆，我才不干哩！”

“那吗，小接过来呢？”

“与其小接，不如拜堂圆房大接过来，稳当些。”

“时间太迫了，那些手续咋个办？”

“我不懂你抛的文。”

“我说，比方求八字、合八字、请媒、求婚、下聘定、

择婚期、报婚期、过嫁妆、收拾新房这些手续，半个月的时间，实在来不及。苟简一些，我倒没意思。可是家门亲戚中间，却有闲话说了。所以我说，不如在大女儿出阁那天，将就好日子，小接过门，岂不人已两便？”

“哈！我正待说，将就大女儿出嫁那天，现成日子，现成冰媒，现成道喜的客，现存酒席，喊他两个先拜了堂，拜了天地祖宗，跟我二老磕了头，再打发大女儿出阁，喊老大送了嫁，赶回来圆房，这多们方便！你时常骂我老古板，不通方。我看，你现在倒是真正的老古板。你讲的那一大堆啥子手啦脚呀，太平年成，倒是要的。可是眼面前，不比太平年成，诸凡百事，就该随方就圆。我只图把媳妇接过门，有个得力人使用，亲戚家门的闲话，我半句也不管。他们爱说，等他们说，我肯信他们能把我的正大光明拿花轿抬过门的媳妇，说成是偷来的，说成是别人家的媳妇，不是我的媳妇！老汉，莫再三心二意了，你只依我写封信去，把老大喊回来就是。你就说是我的主意。老大向来孝顺我，他接到信，一定会赶回来。也应该早几天回来。别的不说，一身新衣裳，倒得给他两个新人赶一赶！”

楚大爷见她说了那么多，又说得那么流利，倒诧异起来。楚太婆平日说话，好比钝锯子锯木头，尽管使足气力，她老是落不下好多木屑。今天之能这样，可以说，这些话，在她脑子里已不知翻腾了多少遍，一旦触机而发，譬若涌泉，当然就汨汨然一泻无余。

楚大爷为她的热情所感，想了想，她所说的，都在理。老大向来听她的话，或者她果然摸得够他的脾气。因就点

头说道：“好嘛，我明天就写信。”但他走了两步，又突然掉向楚太婆道：“莫忙！姚家那面提都没提。你只管打了如意算盘，不晓得人家心下如何。若是人家不答应呢？……”

楚太婆摇起僵硬的两手，得意洋洋笑道：“不会有的事！不会有的事！姚婆婆已经当面答应过了。姚婆婆多喜欢地说：‘么姑儿命好，才嫁到你们家！’她向我说，这个女娃子自从她的后娘进了门，她就遭孽了；穿不成片，吃不成顿，一天到黑地做，没有歇过气。她后娘若是不图她当得一个长年使，早已撵她出门了。姚婆婆说，只要我家不计较嫁妆，她后娘倒巴不得趁此打发她出门。只要我们找个人到青龙场去说一声，她后娘没话谈，她老子更没话谈。现在你去写信。我跟手就约隔壁王大奶奶同到她姨妈家去下草定，取八字。老实跟你讲，啥子事我早都安排好了，连新娘子身上衣裳的尺寸，我都量过，光等请胡裁缝来下刀剪。……”

但是楚大爷信上并没描写到这些细节，仅仅告诉他，他妈已为他定好了一头亲事，是彭山县青龙场姚保正的一个房份中的侄女，以两家亲谊论，行辈相当。姑娘今年十九岁，人材下得去，性情和顺。叫他无论如何，向学校请十天假，即刻回家，“以便于九月二十五日，汝姐于归之日，为汝加冠。……”

三

就在昨天下午五点钟后，楚用上完了当天第八堂课（由于学堂牌告，他们这一班提前一年毕业。所有课程，都得加劲赶。连星期六在内，每天全是八堂课，上午八点到正午十二点四堂课，下午一点到五点四堂课。但是全上不全上，学生有绝对自由，监学先生并不到讲堂上来查缺席，而教习先生也放弃了点名责任。好些调皮学生，当然包括这个身体尚未康复的楚用，便充分利用了这种自由，但凡自己看得走的功课，例如中外史地和郝又三所教的博物，只偶尔去敷衍一堂二堂。他们集中精力对付的，是几何、代数、英语、英文法。因此，尽管说每天有八堂功课，好像很扎实，而实际上，他们一天至多上五堂，有时少到两堂。大有空余时间供给他们去做正经的事：温习功课；或者去做非正经的事：闲聊与骛外。几周之前，笼罩在他们心头的那种猜疑与恐惧，已淡烟暮霭般，消灭于无形。本来下了决心，要移住学堂，背城借一的楚用，依旧安安稳稳住宿在黄家客房，每天到学堂去读通学），挟着书包回来，刚走到侧门内的短廊，便看见才别了几小时的表婶，站在堂屋门外花格子屏风跟前，向他招手道：“到这儿来！……到你表叔书房里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啥子东西？”来不及放下书包，就奔到上房阶沿。

黄太太走进书房。楚用急忙跟进书房。

把书包放在打抹得不见纤尘的紫檀书案上。一转身，表

婶拿了一件东西在他鼻子跟前一晃道：“就是这个。”

“信？”

“还是挂双号的信。邮差才送来不久。”

“是给我的吗？”

“你家里寄来的，不给你，给我？”

“好表婶，快点给我！双挂号信，恐怕有重要事情。”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没有代拆，像往回一样。”

信一到手，黄太太正给他在书案抽屉里找那把周宏道送的、日本人特别制来作为拆信用的象牙启子，只听见嗤一声，楚用已把粘着红纸签条的信封撕开。

黄太太将抽屉关严，一扭腰身坐在书案前扶手椅上。仰起头，注意盯着楚用的脸色，问道：“是啥子事？”

楚用只是皱眉摇头道：“笑话，笑话。”

“嗯！双挂号信寄笑话？不会罢？”

“连影子都不晓得！……”

“到底是啥子事嘛？”

“你看！”楚用气势汹汹地把信摊到她面前书案上。“叫我回去赶姐姐出嫁那天，拜堂成亲！”

“拜堂成亲？跟哪个？跟你姐姐？”黄太太觉得脑袋有点晕。

“岂有此理！大概是烧热病发作了，才这样打胡乱说！”说的时侯，楚用还横眉劣眼，样子很为难看。

“你在骂我？”

“骂我的妈！亏她想得出来，要我替她讨个媳妇！呸，信在这里，你看嘛！气人！气人！”

她抓起信纸。手有点抖，眼光似乎有点朦胧。连忙缓了一下神，一个字一个字把信念完。——得亏楚大爷的字不潦草，也不太文雅，除了“加冠”这个词儿。但她已经理会到加冠就是拜堂成亲。——不由也狞笑了一声，咬着嘴皮向楚用说道：“好呀！这是你的大喜事，该给你道喜才是。咳！人逢喜事精神爽，为啥你颠转那样地不自在？”

“咦！表婶，你说些啥话哟！”

黄太太冷冷地泛起两眼道：“啥话？好话嘛！你妈给你定了个懒婆娘，多好！赶快回去成亲。等不到明年这几天，吃你家的红蛋^①。你妈更会喜欢得睡不着觉哩。”

楚用连连踢脚道：“你还要恼我！”

“难道我说拐了不成？”

“唉！好表婶，你把我当成一个啥子人在看待哟！你以为我能够舍掉我们的爱情去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成亲吗？你以为我真就听了我爹我妈的话，当真就变了心，当真就辜负了你对我的种种好处了吗？唉！假使你这样想的话，……”

她抢着说道：“我硬要这样想：人嘛，年轻力壮的，哪个不想到婚姻大事？我们的勾当，原本是逢场作戏，我早就跟你说过，认不得真的。啥子情呀爱哟的，我压根儿就不要听，听了叫我肉麻。我还是旧脑筋，骂我不开通也好，

^① 以往，四川也和全国一样，有这种风俗。妇女第一次生育，无论是男是女，都要用红色染一些鸡蛋送给至亲好友，谓之报喜。有钱人家而又遇合头胎是男，鸡蛋总以千计。贫穷人家当然不能如此阔气，但送给外家的红蛋，至少也在十数以上。